

【开版的话】

为了给高新区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特开辟《舜华堂》专版。《舜华堂》主要包括“我拍我秀”、“高新

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高新地理”主要

是介绍高新区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高新区名人一些不为人熟知的故

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投稿邮箱:qltubjrgx@163.com。



讲书院后殿。

【高新地理】

讲书院记忆

讲书院建于元代,原名福盛寺,归济南府净居寺管辖。据碑文记载,明万历年间,该寺达到鼎盛时期,有僧众近百人,成为高僧们讲诵经卷的中心,遂易名讲书院。

□周和平

小时候,村子南面有一座古寺,叫做讲书院。耸立的石碑、蔽天的古木、飞檐斗拱的大雄宝殿以及从庙前蜿蜒北去的巨野河,常常塞满我童年的梦乡。夏日里,山门下凉风习习,伴随着潺潺水声,从那帮拾粪老人的胡子

里争相奔流出一串串或庄或谐、或素或荤、或人或鬼的故事。

日升月落,冬去春来,讲书院里里外外演绎过多少人间悲喜剧,谁也说不清楚。有些故事从老人们的胡子过滤出来,便形成多个版本,版本之间有的相近,有的则相去甚远。老人们都说个人的说法是嫡传正宗,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人打趣说,要不叫起和尚来问问!于是,争端得解。因为,1948年济南解放后,庙里的和尚早已风去云散,不知所终;若问,只有问寺西那座座青冢,那里是历代僧人的墓地。坟头蒿草索索有声,是逝去和尚的亡灵在评判吗?恐怕谁也不知道说的什么。

时下的情景才是真的。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孙村区公所所在寺的庙田里建起一溜溜猪圈,这里成了生产自救基地。穿过曲径回廊,随风传来猪们交配时的欢快叫声。

夕阳西下,人们作鸟兽散,化作村道上一个个移动的符号。几个例外者隐入寺东庄稼地。几天以后,从附近村子传来消息,刘老汉将猪圈扔到枯井的瘟猪弄回家饱餐一顿,也染上瘟病,一命呜呼了!

漫长的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人们的苦日子却没有过去。猪场垮台后,讲书院先后改为油坊、粉坊、磨房,都是我们小孩子闻所未闻的玩艺儿。少年不知愁滋味,小伙伴们提筐挎篮,漫游在讲书院内外,拔野菜、捡煤核、拾柴禾。劳动之余,便把着门缝看大殿里的佛祖塑像、玄道神,偏殿里的牛头、马面,吊死鬼儿。

日子细水长流般过去,不经意间,一场更加漫长的人祸降临

讲书院。一队队戴着红袖标的男女闯进山门,先是将一个个殿门撬开,把大小神像悉数砸烂,继而爬上飞檐,将上面的装饰物全部捣毁。功德圆满后,在山门前振臂高呼: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以后的日子,讲书院失去了过去的辉煌。昔日在山门下吹胡子瞪眼不服输的老年群体土崩瓦解,其中还有几位宁可在烈日下拾不着粪白跑路,也决不敢加入神侃的行列。听说他们“成分”不好,大概是地富反坏右吧。

庙田归了寺北的杨家村,柏树林归了寺南的新庄村,大雄宝殿作了公社兽医站,殿前的两棵古槐,据说与讲书院(福盛寺)同龄,不知被哪个村用炸药轰倒,做了烧石灰的引柴……只有几间破厂房、几十个工人构成吹制灯罩的车间。

巨野河呜咽北流,哀叹高僧选定的风水宝地经不住时代的风雨。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晃几十年过去,改革开放使讲书院从噩梦中醒来。昔日的灯罩车间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成为今天拥有千余名职工、上亿元固定资产,产品远销世界几大洲的济南晨美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加入WTO,为晨美带来难得的机遇,讲书院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大概这里的风水真好吧,晨美还出了一位聋人作家——李圣元,在齐鲁乃至华夏遐迩闻名。当年那位为讲书院选址的老和尚如果泉下有知,定会为自己独具慧眼而笑成弥勒佛。

讲书院,山门还在,大雄宝殿还在,钟楼还在,更弥足珍贵的是院里那两棵与寺同龄的古柏还在,它们都在晨美公司院内,如今已是济南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为济南高新区孙村中学高级教师,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



讲书院大雄宝殿前的古树。



“讲书院”已成重点保护文物。



讲书院民国时期的碑文。

【文学天地】

张婶的婚事

□周和平

六年前,张婶的丈夫去世了,她哭得死去活来。她为自己命运不济,才四十多岁,就失去了另一半而哭;为患有先天性痴呆的儿子,从此成了没爹的孩子而哭……

张婶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早在丈夫去世前就先后出嫁,如今,狠心的死鬼撒手去了西天,家里只剩下他们孤儿寡母;儿子快二十岁了,一米八的魁伟小伙子,智力却停留在一周岁左右的水平上,永远不会再增长了。一个失去了丈夫与父亲的破碎的家,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张婶心乱如麻,感到日月无光。

几番痛不欲生,几番辗转反侧,太阳照常升,月亮照常落,庄稼照常拔节,日子还是得过!张婶把儿子锁在家里,独自一人侍弄那几亩责任田,面朝黄土背朝天,没白没黑地苦熬苦做。

张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哼唱着吕剧《李二嫂改嫁》长大的。她想,人家李二嫂经过与封建势力斗争,最后得到美满幸福的归宿;现在时代变了,我为啥不找个张小六(李二嫂的意中人)呢?和我做做伴儿,种种地,守守傻儿子也好啊。死鬼活着的时候是村干部,社会交往比较多,也有几个朋友。张婶动用关系网,为自己找开了对象。

有人给张婶介绍乡上的退休干部、刚刚离婚的老章,张婶摇头:“那人太爱干净、太酸,和我下地、伺候傻儿子,他干不了。”

有人把张婶介绍给死了老伴的在职工老李,老李皱眉:“她那个儿子比我高一头、粗一腰——他犯起浑来打我,我可受不了!”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张婶落得个高不成、低不就,不是人家不愿意,就是她不舒心;招不进夫,嫁不出门。张婶灰心了:看来下半辈子这王老五(光棍儿)是当定了!

张婶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孑然一身。大女儿家住省城,帮不上母亲;小女儿虽然离得近一些,但家里也有地,想帮也没有时间帮。这可苦了张婶,她常常拖着渐渐衰老的身躯,咬着牙去干壮劳力的活儿。她心里装的是憨态可掬的儿子,为了儿子不受委屈,她宁缺毋滥,自己受苦受累——认了。

正当张婶对自己的婚事心灰意懒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个人是他的亲家公——大女儿的公爹。

这老汉是从铁路部门退休的,妻子早年去世,同样是为了孩子,一直没有再娶。大女儿出嫁以后,张婶全家曾多次到省城走闺女家,亲家公对傻儿子关爱有加,还陪同张婶两口儿为儿子看过病。丈夫去世后,亲家公更加牵挂张婶的儿子,经常打发儿媳把弟弟接到省城玩几天,尤其三夏、三秋大忙的时候。后来,老汉往乡下送傻儿子的时候,也帮张婶干农活。久而久之,张婶与亲家公相互都有了十二分的好感。

此情此景,大女儿、女婿看到眼里,喜在心上,二人与妹妹、妹夫稍做沟通,便一拍即合达成共识。四个晚辈在一个适当场合,为两位老人插开了那层窗户纸儿。

如今,亲家公已经住到了张婶家。

有一天,亲家公说,《婚姻法》改了,登记简便了,咱去登记吧!张婶说,一大把年纪了,就这么过吧,登啥记呀!亲家公说,不登记可不行,咱可不干那违法的事儿!

金风阵阵,红叶满天。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张婶和亲家公到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他们怀揣鲜红的结婚证,领着穿戴一新的儿子,乘兴游览了趵突泉,观赏了菊花展。回村时已是晚霞满天。

好几个人看到,张婶的头发上沾着菊花的花瓣儿。